

珍藏版

41

世界全史

世界中世纪史

世界古代史

世界近代史

世界现代史

世界当代史

中国通史

中国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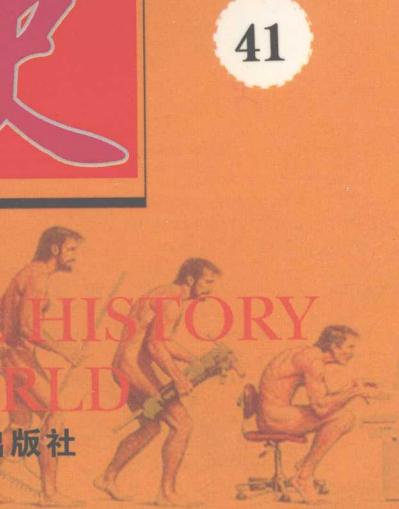
中国野史

中国逸史



THE WHOLE HISTORY
OF WORLD

军事谊文出版社



K1
19-41

珍藏版

41

世
界
全
史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全史/李元秀、武迪……等(编委会)选编.—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2005.09

ISBN 7-80150-500-X

I. 世… II. ①李… ②武… ③编… III. 世界—历史—
通俗读物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253 号

世界全史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100011)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850×1168mm 大32开 570印张 8500千字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50-500-X/K·62

印数：0001-1000(套)

定价：1668.80 元(全五十六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众所周知，了解世界的过去和现状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可以在了解世界历史知识的同时，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鉴别各种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讴歌人类的真、善、美；鞭挞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假、丑、恶，与时俱进，做历史发展潮流的推动者和民族振兴的建设者。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人正肩负着复兴中华的千秋伟业，要追赶上创造世界潮流，就必须面向世界，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我们不但要了解世界的现状，而且要了解世界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继往开来，把握住世界的发展趋势，因势利导，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鉴于此，我们精心推出《世界全史》一书，以飨读者。《世界全史》全书包括《世界通史》和《世界野史》两大部分。

《世界通史》以时间为经，以国家或地区分布为纬，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包括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及当代史五大版块。用全面的观点，对史实进行辩证阐述。



《世界野史》与《世界通史》的历史背景紧扣互应,将视角投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反映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举凡军国大事、居家琐事,事无巨细,只要其中蕴含着典型的历史意义,可供后人借鉴,我们都一皆覆载,供广大读者指点评说。

全书体系明了、视野开阔,内容翔实,极富可读性,既是一部史学专著,更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性图书,读者徜徉其中,轻松自由地获取你希望得到的知识。读史使人明智,相信此书献给广大读者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多的是一把把面向世界,开启智慧,进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

编者

2005年8月



目 录

世界全史

佯狂恣肆集一身	10873
辉煌传奇于一身	10903
一生癫狂痴迷	10929
命运转折多变故	10956
桃李满天下的名师	10997
湘中才子奇事多	11016
仗义疏财贵节气	11036
才高怪异的名仕	11057
惊世才华世间稀	11072
狂妄不羁不拘小节	11084

中国秘史

第一编 先秦秘史

先秦秘史	11104
夏启即帝位	11104
太康享乐误国	11106



后羿专夏政与少康复国	11110
七帝享太平盛治	11117
桀王会诸侯	11120
伊尹助商灭夏	11122
汤去网三面	11127
武丁版筑	11130
纣王无道	11132
武王伐纣	11139



佯狂恣肆集一身

苏曼殊一生所用的名字很多，除这一名字外，还曾用名“戬”，字“子穀”；一名“玄瑛”，后又改为“元瑛”，小名“三郎”。“子穀”通常也作“子谷”。在日本读书期间，起名“是”。出家后法名“博经”法号“曼殊”。如今人们多以为“曼殊”是他的名字，其实不然，这只是他的法号。人称“曼殊大师。”

此外，他还有不少别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苏菲菲”、“印禅”、“苏文惠”、“阿瑛”、“燕子龛”、“燕子山僧”、“燕影”、“雪蝶”、“沙鸥”、“春蚕”、“糖僧”、“阿难”、“泪香”、“南国行人”、“行行”、“孝穆”等等。

苏曼殊生性好奇，特别喜欢故弄玄虚。他除以上的名字和号外，还常常署一些莫名其妙、不着边际的名字。如给邵元冲的信上，落款是“王昌顿首”；给邓孟硕的信上，署名为“宋玉顿首”，都是随意用古人的姓名，作为自己的名字。从苏曼殊的名、字、号来看，已经能够对苏的奇特个性略见一斑。

关于苏曼殊的身世，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都认为他是日本血统。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苏曾说过“身世有难言之恫”；二是苏写过一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其中的主角二郎完全是日本血统；三是苏曾说过他原名叫宗之助，小名宗三郎，“是日本人忠郎的孙子，宗郎的儿子，又称河合三郎。”这些都给当时的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一直认定苏曼殊是日本人。以致中日学者在二三十年代还发生过一场苏曼殊“血统公案”的笔战。



经过苏曼殊生前好友、著名文学家柳亚子的多年考证，最终推翻了上述结论，还苏曼殊地地道道中国人的真面目。

苏曼殊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祖父苏瑞文，是一位颇有能耐的买办（即现在所说的进出口贸易代理商）。生父苏杰生，继承祖业，在日本横滨经营茶叶生意。太太黄氏，仍留在香山老家。随着横滨茶行生意的日益发达，加上苏杰生生性风流，就又娶了一位日本女子河合仙子为小老婆。河合仙子为苏杰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焯，号煦亭，长曼殊十岁，在一次随父母回老家后，就留在了那里。

苏杰生在日本各地忙着做生意，河合仙子一人独自生活，十分寂寞，于是就邀她住在乡下的妹妹河合若子到横滨来玩，闲时陪姐姐聊天，忙时帮助料理家务。有一天，苏杰生偶然看见若子胸前有一颗红痣。苏杰生曾经听人说，“相书上说过，胸口上长红痣是能生贵子的。”这样，生性多情的苏杰生便执意要纳若子为妾，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苏曼殊。若子生下苏曼殊后，还不满三个月，就回到乡下，孩子由姐姐仙子抚养。

由于出生在日本，母亲又是日本人，所以苏曼殊长大后，常常怀疑自己是日本人，还以为是跟着河合仙子到了苏家的拖油瓶呢。因为他曾经听人家讲过河合仙子嫁给苏杰生以前的事，但河合仙子从没有给他讲过自己从前的往事。因此，他对他自己的身世常常产生怀疑，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身世有难言之恫”的谜底了。

苏曼殊3岁那年，苏杰生的原配夫人黄氏来到日本横滨，小曼殊第一次看到嫡母。幼小的他，还以为这个



老太婆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是和阿姨、姨妈等差不多的，是来看他们的，聊聊天或吃顿饭，就会离去的，最多住上一两天，也就走了。可是，嫡母来了，竟住了下来，而且喜怒无常，凶相迭现。在苏曼殊幼小的心灵上造成了很大的创伤。亲生母亲离去，养母欲爱不能；跟随嫡母黄氏回到广东老家，时常被人喊作“拖油瓶”、“小杂种”，甚至打他、骂他；在外受欺负，在家也常遭黄氏的白眼。所以，他觉得好孤独，好寂寞，更加想念在日本的母亲，有时独自一人躲在房内，偷偷地掉眼泪。

有一天，他不小心打碎了饭碗，黄氏就骂他是扫帚星、败家子，还使劲用手拧他的下身。苏曼殊就逃了出去，不敢回家。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经过一座寺庙时，他想：做和尚多好，住在庙里，多清静，不像自己家似的，整天吵吵闹闹，烦死人了！他还想：我可能真不是苏家的人，为什么家里的人都不喜欢我呢？想到这儿，天已经很黑了，他也没有地方好去，于是就决定去做和尚。庙里的住持问了他的身世，留他过夜。尽管这一次被祖父派人接了回去，但已经为苏后来的出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祖父为了他免遭虐待，便把小曼殊送到上海二姨妈家，庶母陈氏对他的虐待，比起黄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在这时他已上学，在家的时间较少，相对要好一些。总而言之，苏曼殊度过的童年是一个没有母爱的童年，一个没有幸福、快乐的童年。

因身世的影响，加上面对当时清政府腐败的社会现实，苏曼殊心情十分忧郁，落落寡欢。几经辗转，落脚到香港陈少白主办的《中国日报》社内。

曼殊到香港的消息，不知怎么被他的父亲苏杰生知



道了。一天，苏杰生到报社来找曼殊。曼殊却避而不见。朋友们怎样劝他，他都不听。于是陈少白只好代为接待，这才知道，原来是他父亲已经在乡下为他订了亲，要他回家去娶媳妇。当陈少白把这个喜讯转告苏曼殊时，苏的反应却很冷淡。站在旁边的王秋湄就说了：

“这是人生乐事，所谓的‘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你想想，洞房花烛夜，你怎么听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假如是我，一定会高兴地跳了起来呢！”说完还夸张地表现出一种喜不自禁的神情，顺便还拍了拍曼殊的肩膀。

“是啊，老伯说了，女方家庭很好，人也漂亮、贤惠，还进过新式学堂呢。”陈少白也在旁边敲边鼓。

苏曼殊听了，还是无动于衷，只是痛苦而坚决地摇了摇头。

从这以后，曼殊除了忧郁以外，更是烦躁不安。陈少白和王秋湄，常常趁机开导他，劝说他，而他总是摇头不语，始终闷闷不乐，有时候根本是心不在焉，闹得他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一天，王秋湄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老弟一定是想当和尚，所以他不想结婚。”

陈少白接着说：“真奇怪，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不想娶妻生子，到底想干什么？子谷，你大概是要献身革命，怕将来万一牺牲了，妻子成为寡妇，所以不愿害人家。老弟，我猜得对不对？”

“哎！”苏曼殊先叹了口气，然后慢慢地说：“前途茫茫，人生苦短。”说完，他又陷入沉思之中。他是在想，如何才能彻底摆脱人世间的苦恼。皈依佛门，苏曼



殊选择了这条人生之路。

一天，苏曼殊独自一人，过了九龙，步行到了惠州的惠龙寺，落发为僧。这时的苏曼殊，正是一个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人，竟然看破红尘，当了和尚。不久，进入广州长寿寺，拜高僧初赞为师，受足了三戒，成了佛门弟子。时为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

寺庙的生活是异常清苦的。当了和尚后，常常要上山砍柴，下河挑水。那时没有自来水，更没有煤气，一切粗活、脏活，都得由年轻的和尚去干。曼殊作为新来的，自然都落在他的肩上。曼殊尽管以前备受歧视和冷眼，但从来没有干过如此繁重的活，日子久了，就有点感觉受不了。而且，曼殊的心灵深处，仍是热的，情根未断。三个月后，他趁师父外出化缘，就偷偷地拿了亡兄的度牒，离开了他难以忍受的长寿寺，成了远近闻名的行脚僧。

所谓度牒，是出家和尚和尼姑专用的一种身份证明。曼殊因为拿了“博经”和尚的度牒，所以后来就自称“博经和尚”。

苏曼殊离开长寿寺，就直奔香港。一路上，他喝水充饥，甚至向人讨饭吃，历尽了艰辛。四天以后，才到了香港《中国日报》社。陈少白看他那副狼狈相，又惊又喜，赶紧为他做饭。当得知他已经皈依佛门，成了和尚而又逃出来时，陈少白本来想说他何必当初。但看他那副可怜相，也就不忍心了，报社的朋友们一如既往，对他照顾得很好，他也就暂时住了下来。

虽然离开了佛门，尽管朋友们待他甚好，但那忧郁寡欢的心情并没有多少变化。从当时他写的一首诗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这种心情：

“有年面壁成空相，万里归来一病身。
泪眼更谁愁似我，眼前犹自忆词人。”

不久，他告别香港，到了日本神户，没有找到母亲，又回到上海。经过一番筹备，在朋友的资助下，决定到印度去游学。1904年春天，终于成行。虽然这一次游历的时间不长，但他还是到了泰国、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瞻仰了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参观了佛教名胜，考察了佛教国度的风土民情，拜见了佛国的名徒高僧，并基本上掌握了梵文，为以后精研佛典奠定了基础。

半年以后，他经越南回国，在朋友秦毓麤的介绍下，任教于湖南实业学堂，开始了与张继、杨守仁的交往。在这期间，他除了上课以外，整天闭门不出，专心研究佛典。有时身穿僧衣，飘然而去，令人费解。因秦等人从事革命活动，遭清政府通缉，逃亡上海，苏曼殊也离开湖南，回到沪上。在此见到了好朋友刘三，畅谈别后情谊。并经刘三推荐，苏曼殊到南京陆军学堂任教，主讲英文。在此结识了青年革命家赵声，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辗转迁徙，四海为家，漂泊不定，而且时僧时俗，成了名闻天下的奇士、狂僧。

“踏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生。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古人。”

这首充满悲壮豪迈和英雄气概的诗，是苏曼殊从事反清革命的历史见证。因此他有“革命诗僧”之称。

1904年，也就是曼殊出家后又返回香港之时。这时，社会上沸沸扬扬，到处传说保皇党腐败猖獗的种种情形，又传闻康有为骗了华侨的捐款，在香港大肆挥霍，



结交英方官吏。对此苏曼殊非常气愤，他决心除害。他找到陈少白，向陈借枪，陈问道：“借枪干什么？”苏曼殊回答：“我要去刺杀康有为，为革命志士出一口气。”陈少白苦苦劝他，说香港大街上到处都有警察，让他不要轻举妄动；即使杀了康有为，也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曼殊听后，觉得有道理，刺杀一两个人，确实没有什么用处，只有推翻那腐败的清政府，这才是根本之所在。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次冒险行动。虽然没有付诸行动，却表现了曼殊的豪侠气概。

这年冬天，苏曼殊经朋友介绍，到南京陆军学堂任教，从而结识了青年革命家赵声。在他的《燕子龛随笔》中，有一段话，描述了他俩的革命情谊。文中写道：“赵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习江南陆军小学时，伯先为第三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始与相识，余叹为将才也。每次过从，必命兵士购板鸭黄酒。伯先豪于饮，余亦雄于食，既醉，则按剑高歌于微风细柳之下，或相与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至乐！”并为赵声作画一幅，题诗一首：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由此可以看出，苏曼殊是如此衷情革命，豪侠本色表露无遗。

苏曼殊投身革命，是从 1902 年参加青年会开始的。据冯自由回忆：“壬寅秋，叶澜、秦毓鎏、张继、黄鸿伟、周宏业及余等取少年意大利之义发起组织青年会，宣言以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发起人多属早稻田大学学生，余遂介绍曼殊入会，曼殊至为乐从，是为曼殊与革



命团体发生关系之开始。”（《革命逸史》）曼殊加入青年会，被他的表哥林紫垣知道了，林对此大加反对，并以断绝经济资助相威胁，还让他的父亲骗他回老家广东去。在这种形势下，苏曼殊表现得异常坚强，始终没有屈服，彻底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反清革命的时代洪流中去。因为失去了家庭的经济资助，他不得不从自费的早稻田大学转学到公费的成城学校，继续学习。在这儿，他开始结识了对他终生都有帮助的刘三和许多革命志士。

当时的留日学生，都是朝气蓬勃、思想激进的有为青年，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观念十分强烈，常常组织集会演讲、印发传单等活动，大力抨击清王朝的腐败，呼吁人们起来反抗异族的统治，鼓吹中华民族新的觉醒。苏曼殊自参加“青年会”后，马上成为其中十分活跃的一员，他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是这两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在这期间，他还先后担任香港《中国日报》、上海《国民日报》和日本东京《民报》的编辑工作，还是“国粹学社”和“南社”的骨干成员。

除积极投身革命外，曼殊还写下了许多宣传革命思想的战斗檄文。19年，苏曼殊在《民报》上连载了他多年搜集的广东明末反清史料《岭海幽光录》，署名“南国行人”。主要内容是，清军进入广东以后所犯下的虐政和暴行；广东民众及知识分子忠贞义烈、坚强不屈的抗清运动。可以称之为广东的《扬州十日记》，对反清革命起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在他翻译的《悲惨世界》一书中，他把地名和人名中国化，如“尚海”就是取与“上海”同音；“范桶”是指某个人很笨，取“饭桶”之



意；“吴齿”即“无耻”；“满州苟”，明显地是指清政府的贪官污吏及一些无耻之徒。曼殊在这部译作中，独具匠心，把清官吏的残暴贪污等劣迹，都通统穿插到这部外国小说之中。同时，他还对上海的一些革命党人“只是嘴巴说革命，并没有实行的勇气”等怯懦心理作了曝光。真不愧是一个有心人！

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策划“善后借款”，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公愤。作为一个具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僧人，苏曼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讨袁宣言》，猛烈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文章写道：“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薙冤鬼，无底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讨未伸，天殛不道。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酸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真是义正辞严，铿锵有声！

同时，苏曼殊还利用他是僧人、不容易被人注意的便利条件，在反清革命、二次革命等重大行动中穿针引线，从事着传递信息、互通情报和联络革命志士的秘密工作。因此，他一生足迹遍及海内外，中国的上海、苏州、长沙、杭州、南京、芜湖；国外的东京、横滨、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曼谷、爪哇，都留下他的身影和足迹。一方面，作为一代名僧，他游历名山大川，求师访道；另一方面，作为革命家，他利用“云游僧”



的特殊身份，又从事着联络革命的神圣工作。从曼殊所走过的地方看，几乎全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而且，从苏曼殊所结识的人看，也都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志士仁人。不是吗？孙中山、居正、陈其美、冯自由、陈少白、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黄节、于右任、叶楚伧、黄侃、赵声等等，都是名闻遐迩的奇才俊杰，都是豪饮狂歌的革命志士。所以说苏曼殊是中国近代反清革命一闯将，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丈夫自有冲天气，不向他人行处行。”

这是苏曼殊借用古人的诗来表明他的志向。的确，苏曼殊的一生，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的豪放不羁，他的玩世不恭，他的不拘小节，被时人称为“狂人”、“名士”，举不胜举的逸闻趣事，典型地表现了他这种独特的个性。

狂狷可爱。狂狷二字，出自论语：“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指纵情任性或放荡骄恣；狷，指洁身自好。苏曼殊刚好是集这两种性情于一身，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曼殊遗画弁言》一文中认为，苏曼殊的性情简直如同一个婴儿，童心依旧。他说：

“亡友苏玄瑛子谷，盖老氏所谓婴儿者也。而不解人事，不辨稻麦期候。啖饭辄四、五盂，亦不知为稻也。美利加（即美国）有肥女，重四百余斤，胫大如汲水桶。子谷视之，问：‘求偶耶？安得肥重与君等者？’女曰：‘吾固欲瘦人。’子谷曰：‘吾体瘦，为君偶何如？’其行事多如此。然性恺直，见人诈伪败行者，常嗔目詈之，人以其狂戆（gāng 刚），亦不恨。”